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門街前後傳
第八十六回 公主癡情先鋒沒法 將軍俯允駙馬何辜

菊殘三徑懶徘徊，楓葉飄丹積台欄。正然呼婢且掃去，那曉風過代吹開。

話表咪飛雲聞桑黛一番言語，暗想：「據他所言，於大禮很有道理。我本當按定神思，力回邪念。怎奈心中無端放不下，這風流債難以收回。再與他情商，斷乎不允。我何不如此如此，那怕他不應承。」主意已定，復口呼：「將軍，休以花言向奴家說，我只問將軍兩句話。行，則便與奴家好好商量，訂此百年之約；若不行，將軍你可莫怪奴家下毒手。」桑黛答曰：「非我不允，有這兩件難為之事，不敢屈從。」咪飛雲曰：「你果真不允，你看錘罷。」桑黛不等他錘到，先以一戟刺過去。咪飛雲見戟刺來，不用錘招架迎敵，只見他口中唸唸有詞，喝聲：「住！」只見桑黛架式空做著，兩手端著戟刺人的形式，猶如泥塑木雕的一般，如醉如癡，坐在馬上，動也不動。飛雲心中好生憐恤，遂將兩柄錘拋在地上，棄驢走近桑黛馬前，把桑黛輕輕抱下馬來，摟在懷中，坐在地上。此時桑黛口中雖不能言，心中明白。坐在飛雲懷內，二目緊對飛雲之面，仔細一看，美貌無比，真令人魂銷。桑黛方要站起，怎奈身軟如棉無力，暗想：「這更奇了，怎麼他念了幾句鬼話，就把我弄得身不由己，怎生是好？」只見咪飛雲輕啟朱唇，在自己耳畔低聲喚道：「我的冤家，奴為你如此慇懃，你怎麼毫不憐惜？將軍如肯允諾，願借燕好，奴即念咒退神，請君上馬；若再不允，休怪奴下毒手，銅錘一舉，將軍死矣。」桑黛聞言，暗想：「我若不允，他必下毒手。我又不能動，如木偶一般，豈不束手待斃？而況他如此真心，也覺撩人情意。又況蕭子世臨行囑咐，令我遇番女之言，須要允諾。難道我與番女有姻緣之份，無端相遇，便即彼愛我憐；不然何以他不愛他人，獨愛我桑黛。也罷，我且應允他，再作道理。」遂一面望著飛雲，若有不忍分離之意。飛雲亦看出，遂問：「莫非將軍已能首肯否？」桑黛望他一笑，將頭點了兩點。飛雲一見，好生歡喜，心知允諾，遂念動退神咒。桑黛忽覺身體活動如初，遂向飛雲曰：「多謝公主憐惜之意，真是天緣之合。但是我有三件事，尚望公主允諾。若缺其一，我死在公主錘下，還是不從。如蒙允諾，不日即可春風花燭了。」飛雲問曰：「將軍但請言來，莫說三件，就是三十件，奴也應承。」桑黛曰：「第一件，公主能降我國，我便與你相訂白頭。第二件，須將昨日擒去的那四位將軍釋放，送還我國。但是這第三件，小生礙難啟齒。」飛雲問曰：「你且言來，斟酌而行，請道其詳。」桑黛見問，躊躇言曰：「小生與公主成就良緣，在公主固如所願，小生亦遂平生。但有一個人兒卻將他安放在何處？若令他另行娶配，我不能遵行，眼睜睜將一位玉琢的美人歸了中國，他心下也斷不甘心情願；若將他帶入我國，彼此相形之下，誰願戴這一頂綠頭方巾。公主呀，這是一件極難之事麼。公主有何妙策，能處兩全？」飛雲聞言，沉吟想道：「我何不如此如此，且待作成，再告訴與他，還怕他不肯相從，與我成就花燭之歡？」因曰：「那兩件，奴家已允定。這第三件，奴家已明白將軍之意。將軍但請放心，奴自有萬全之策，以慰將軍之望。」桑黛謝曰：「若蒙公主計出萬全，小生謹遵芳命，一言既定，永無改悔。」飛雲大喜曰：「言話已久，須要各奔路途，請將軍上馬罷。但祈將軍勿負奴情。」桑黛答應，即刻提戟上馬。飛雲取了銅錘，跨上雕鞍。卻好兩家兵卒也趕到，二人故意大戰數合，飛雲拍馬向本寨而去。

桑黛也就收兵回營。進城入帥府，參見李廣，遂將陣上情形言了一遍。下情慾言不言，面上飛紅。李廣問曰：「何以欲言復止，卻是何故？」蕭子世含笑接言：「桑賢弟無須含羞了，你本來命帶桃花，到處有紅絲相係，這也勉強不來。何妨盡吐實情，一告元帥知曉。」桑黛聞言，固羞慚無極。李廣見說，亦頗覺狐疑。楚雲口呼：「桑賢弟你素日心直口快，今日為何竟成了兒女子之態，這是何故？既是有言，不妨言明。況且軍師早已知曉。雖欲隱，豈可得乎？」桑黛見他三人相逼太甚，只得在元帥面前請罪，遂將在疆場上之各節言了一遍：「非是小弟有心如此，曾奈那番女有邪術惑人，小弟只得作權宜之計，且可借此將胡遠等四人救出，所以才應允他。」元帥李廣聞言，向桑黛說：「賢弟無罪，是賢弟奇功一件。待彼來降，本帥代你作主，與你二人完成姻事便了。」遂令眾將退下，各歸本帳安歇不表。